

汉语哺乳育诗心

——读刘舰平诗集《我和影子》随感 □姜成

我到省作协工作,第一个认识的作家就是刘舰平。因为是偶然中的第一个,印象自然格外深。那天我来报到,正巧刘舰平从海南岛回来看望作协的老朋友、老同事。同事介绍说:“这是著名作家刘舰平,这是刚转业来的姜成。”我忙起身规规矩矩道一声“刘舰平老师好”。那时的刘舰平近一米八的个头,挺拔的身材,红润的脸膛,俊雅的五官,尤其一双漂亮的大眼睛,应该算个美男子。可我这样毕恭毕敬,他只是应付性地地点头,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才好一些的心情,又低落下去了。后来才知道,那时的刘舰平已几近失明,人只能靠声音,我这个陌生的声音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

因为眼睛不方便,有时,刘舰平参加评奖,受他委托,申报表格往往由创研室代填,作品介绍由我们代写。责任重大,我必须更仔细地读他的东西,确实感觉很好,很有味,只苦于水平所限,“茶壶里煮饺子”,纵有千万感慨说不出、道不透,总怕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他。好在好东西就是好东西,评委是有力量的,他的《高山流水》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是唯一一部入围的旧体诗集,他的《心象》获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。

刘舰平是一位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。他早期的作品《船过青浪滩》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他的《鸟翅上的残阳》《夜有不测》《堂堂男子汉》《眼看不行了》篇篇文字细腻、笔力深厚,那触摸汉语的目光,那感平常人之不能感的深邃,打动过无数读者。

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这本新体诗集《我和影子》,色调精美淡雅、编排小巧玲珑,其中所收录的作品,较全面地展示了刘舰平近年来在新诗方面的全新视角、独到感悟、创作的蓬勃激情和语言的难以名状的灵性。

读刘舰平的诗吧。他在《虎纹海螺》一诗中写到:“你把生命中最坚硬的材料/全部拿来造房子/连骨头利爪/甚至牙齿都舍弃了……狭窄的门缝/让墙缩的日子无法展现/你是这所漂亮房子的主人/同时成了它的终身囚徒……”一枚小小的海螺壳,轻轻拿在手中,细细玩味,吹一下,声音回响如悠悠岁月,低声对话,在宁静与安详中引人思索:强与

弱,得与失,追求与幻灭,既凝于物中又超然物外。作者把自己的宁静传导给读者,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暂时静一静、停一停。中国传统文化启迪人们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。刘舰平的这首诗,静中有思,思中有悟,淡淡的文字细细斟酌,宁静而致远。足见作者深谙传统文化之奥妙。

他在《风姿》一诗中对风有这样的描述:“风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/经常穿堂入室/并不行乞/它拿起任何拿得动的东西/随手当作舞蹈道具/且不会物归原主/把狼藉一地/没头没脑的狂欢节/强加给毫无准备/而秩序大乱的日子……”看不见东西但感觉到风,在寂寞中与风为伴,和风玩耍,风的活泼俏皮令心情愉快,风旋转的舞裙扫过一切,作者不急不气,一个淡然的微笑,无奈地摇摇头,如同原谅顽皮淘气的孩子。刘舰平说:“双眼有疾,世间万物仅可半瞧,诗能养眼慧心,疗已诊世,何乐而不为。”读了《风姿》,我们感到了作者另辟蹊径的快乐。这快乐既朴素自然又真实亲切,让人深信好诗的确能养眼慧心,疗己安人。

他在《老照片》中又有这样的感慨:“人活在世上/影子留在纸上/保鲜生命的一瞬/定格时间的表情/影子虽然也会褪色/却比人活得长久……//日子以苦涩居多/老照片以微笑为主……//生者与死者同在纸上欢聚/方寸天地容不下太多感伤/老照片从来不会流泪/它眼睛不眨地注视我们——活着,应该比影子更坚强”。显然,刘舰平现在是无法欣赏老照片的,正因为无法用眼睛直接欣赏,才能在记忆和回忆中淘到更多的真金白银。不管怎样苦难的生活,人总会把笑定格在照片上,指望把瞬间的美好化为永恒。那么,做一个比影子坚强的人,笑着活下去吧,只要心中有光,眼前就不会黑暗。唐朝的刘禹锡留下千古名句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是的,消沉只能导致自我毁灭,花儿依旧会开,太阳照样升起。作者以《老照片》慰己,以《老照片》励人,在睿智的文字中读到了坚忍顽强。

他在《雪之花》中也有天才而天真的发问:“……雪花有没有化石?/雨滴是谁的种子?”又有老成而持重的回答:“这样的问题看似沧桑/其实只是一般常识/冬夜说梦比诉苦更温暖/春晓

的雨滴比雪花更美丽/我们自以为成年老到/可任性的大自然/偏偏像个长不大的孩子”。谁天真谁老成?什么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?人类虽然自以为是,但在茫茫宇宙中,只能归入微生物一类。我们不但攫取一切,而且自相残杀,最终自毁家园,把自己送入坟墓。作者举重若轻,寓严肃的话题于雪花雨滴这样清凉精巧的自然物之中,清新别致,意味深长。轻轻的叩问促人反省,淡淡的回答展露作者精致细腻的思维。

我一直觉得,什么是诗歌语言的佳品?是那些动用别人心里有而口中无的文字,或让人第一时间就能产生强烈心理共鸣进而拍案叫绝,或让人细细品味之后总感觉有说不尽道不完精妙之处的东西。刘舰平的诗歌语言,让人心静,让人沉思,同时有一种透彻的快感。这样的近乎灵光一现的妙语偶得,在他的《我和影子》中比比皆是,我想,恐怕许多明眼者都很难捕捉得到。

刘舰平的诗,不仅彰显了一位出世者空灵的人生智慧,作为一个面对现实、关爱苍生的作家,其作品也表现出了一位入世者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关注甚至忧虑。

他在前面提到的那首《虎纹海螺》的结尾写到:“……你虽然摆出卧虎的姿势/却没有勇气/参加海洋生物/远征陆地的队伍//你在温顺中变成沙砾/将一座精致的古堡/留给空洞的时间/而你追慕的山林之王/也在进化的前沿/遭遇文明的围剿/当他们走投无路时/能否蓦然认出海底祖屋/殊途同归的安谧故里?”自然界中最弱小和最强大的,同在文明人前进的步伐中被踏为齑粉,当我们耀武扬威地炫耀战绩的时候,会想到这种征服一切的快感正在加速自身的灭亡吗?作者对物种灭绝的忧虑,文字凄美悲凉,哪个能无动于衷?

在《庄稼汉》中作者写到:“面朝黄土背朝天/——这种农耕姿势/居然保持了几千年/庄稼汉一旦直起腰/竟是一幢高楼/俯瞰祖辈的惊愕/和村子的矮小//地里长出了钢筋水泥/心头秧苗不再返青/池塘里的月亮/被打桩机震碎/庄稼汉的孩子/把无聊的空鱼篓/当作足球踢来踢去/夕阳闻不到早烟味/也寻不见/每天蹲过的那道田埂//城市的怪圈/一环又一环/套牢乡村的梦/牛群告别牧歌/成了餐桌祭品//庄稼汉拍掉身

上泥土/开始坐在电脑前/学会上网/学会打理虚拟农场/学会炒作地皮楼盘//……时尚风靡动漫/而冷落自然/庄稼汉也迈着卡卡脚步/面对游客表演躬耕/五味俱全的农家乐/令人唏嘘慨叹”。这样的诗句已经不是浅吟低唱,而是大声疾呼了:过度城市化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毁灭性冲击,盲目旅游开发对淳朴民风的扫荡,变了味的不伦不类的所谓现代化生活,让每个人都感到了日益逼近的威胁,难道人类真的成了地球最危险的害虫了吗?

他在《贵族》一诗中更是一针见血:“……混饭的破碗/非说成祖传官窑/遮雨的斗笠/敢冒充顶戴花翎//豪门常出酒囊饭袋/布衣多见虎啸龙腾/家道中落/热衷于重修族谱/测字更名/只为了改换门庭/祖坟上的青烟/得花重金购买/时来运转的却是/朝不保夕的风水先生”。这首诗的高明之处不在文字,而在思想。酒囊饭袋也好,虎啸龙腾也罢,区别不在出身,而在后天努力。若不努力,豪门固然可以出酒囊饭袋,布衣也只能沿街乞讨。家道中落,就该埋头苦干,希图来日东山再起,而不能靠祖上遥远得几乎看不见踪影的光环来维持可怜的自尊,更不能幻想靠测字和风水来换取坟头上的青烟。作者批评的是,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带来的可能是精神的提升,也有愚昧的反弹。时下,多少人不思努力而只求神仙保佑带来好运?多少人在外沽名钓誉而把生身父母弃之路边?多少人除夕夜赶到开福寺、过大年上衡山,真是一心向佛吗?刘舰平的这首《贵族》,既是对时下流行的风水热以及众多假信徒直白的批评与讽刺,同时也是对世人善意的提醒和忠告。

像喝茶一样,刘舰平的诗要品,越品越有味,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创作很“汉语”,很“中国”。汉语文明的深厚积淀,不动声色地流泻于刘舰平的脑海,手指与手机屏幕相触的瞬间,擦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火花。别出心裁的汉字组合,意在其中,味在其外,绕梁三日,悠远绵长。中央电视台搞的全国汉字听写大赛、谜语大赛、成语大赛受到观众热议,尽管对比赛方式、内容选择、参赛者身份限定等具体问题见仁见智,但有一点认识高度一致:这是展示汉字千回百折之美、传播汉语博大精深之妙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。其实,多年以前,刘舰平就

一年前,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了浦子的长篇小说“王庄三部曲”《龙窟》《独山》《火中》研讨会,此前,我正在阅读贾平凹的新长篇《山本》。贾平凹的这部长篇小说,与以往的写作相比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写作的手法,他的叙述似乎进入一种对事物“原生态”的呈现上,这很像是一种接近自然主义风格的“写实主义”,我感到,小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,仿佛有一双可以清晰地洞穿时间烟云的眼睛,也有一种雄厚的、包容性的情怀,让一段纷纭的历史,在无数细小的、游丝般生命运动中显示出最可信的、最具可能性的状态。我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时候,将其称之为“山海经”的写法。不夸张地说,这是一场叙事革命,贾平凹这部长篇小说,将叙事文学引入一个新的时代。而几乎是在一个相同的时段里,也有许多写作者在不知约而同地尝试着这种新的写法。其中,浦子就是这样一位有自己良好写作状态的作家。

仔细想想,这种写法,我们并不十分陌生。大连有个作家叫沙里途,可以与浦子作一个比较,他写过两个长篇《龟裂》《水刀》,与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的写法极其接近。浦子的小说怎么看?沙里途怎么看?他们的题材非常接近,沙里途是写大连辽东半岛南端发生的故事,他写的庄河的山庄特别像浦子的王庄,也是写百年历史,数十位人物,写他们的生存状态,风土人情。面对沙里途和浦子,我们已经很难从一种文学史的传统脉络来分析,很难使用对莫言、张炜、陈忠实等作家采用的以往的评论方式、阅读视角来看浦子的作品。

这里,我们很容易想起陕北的《信天游》,为什么这歌越唱越好,越唱越精美?最早一定不是这样唱的。最初就是西北老汉站在土坡上的一种狂喊,唱的是情歌,是在寻找,寻求一种对话,那种唱腔非常粗硬,非常原始,是一种非常朴素、质朴的形态。当然,他的声音无法与帕瓦罗蒂、多明戈相比,西北老汉没有帕瓦罗蒂的环境,没有华丽的剧场,后者的胸腔、喉腔、鼻腔调动得非常好,技术高超。而西北老汉不是那么追求技术,他完全是一种本真、自由的状态,一种寻找的状态。所以,浦子《王庄三部曲》的写法,和其他那些传统的、主流的熟悉的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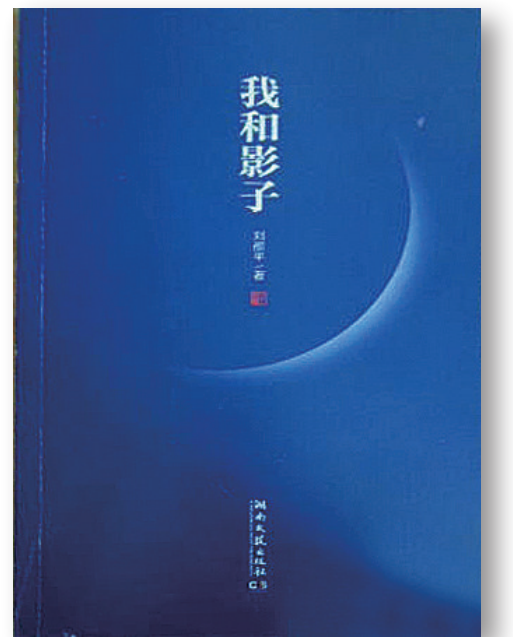
家不一样,他没有刻意追求技术,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风貌。在这几部小说中,浦子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感受方式中来表达这一有关生命的小说,这种感受源于一种生命内在的冲动和诉求。一个村庄,一个家族,一代代传承,有无比漫长的历史,百年历史,百位人物,百万文字,如此庞大的内容,将一个大的时代,一段大的历史,细腻、舒展地呈现出来,作家必须要找到一种自己的写法,找到一种自己的路数,所以,浦子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情怀和追求。

但是,不排除这种写法有自然主义成分,但这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在小说中已经被脱胎换骨地改造了。现实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,现实主义被不断地修饰了这

么多年,很多作家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,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主义写法。浦子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路数,清楚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进行叙述,因此,三部长篇,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竭的勇气。显然,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是一种被改造了的自然主义,它那丰富、丰满、自由、奔放的文体风貌,依赖一种直觉的、本然的东西支撑着,而没有某种概念、某种写法的生硬植入,而且,他对道德的、伦理的东西都不做主体主观的判断。其中,真实的生命的状态、人性的形态,也都是以一种粗略的、原生的状态。事实上,一个作家把人物、故事打磨到精确的程度不一定就能够带来真实。当然,我们从小说学、叙事学、美学的角度,会对浦子提出更高的要求,但在这里,我觉得对于浦子的写作还是应该有更高的期待。

浦子小说的结构需要再加强一下,叙述语言也需要处理好。我始终觉得,小说是叙事文学,一定要精致,它要具有诗性,掌握叙述主体、叙述人等叙事技巧,只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,小说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。

浦子对整个社会生活是宽容的,持一种宽容的、开放的姿态,所以,他自己文本的叙述是打开的,视界是张开的。浦子的叙事形态是非常独特的,我们对它应该有更高的期待。如果在文本形态上,在小说的结构上,控制上进一步提升,让写作主体的力量在叙事中更加强大起来,浦子可能走得更远,写得更好。



在他的散文《汉语人》中表达了他与汉语刻骨铭心的不解之缘:“像无法选择血缘种族和亲生父母一样,我无法拒绝汉语对我的哺乳。汉语是我幼年的儿歌,汉语是我少年的作文,汉语是我青年的情书。汉语是我的肤色,汉语是我的口音,汉语是我的思维方式,汉语是我的生活习俗,汉语与我的心率合辙押韵。”是的,汉语与刘舰平的心率押韵合辙,刘舰平的诗又与我们的阅读兴奋点和审美情趣相映相扣。这里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句话——只有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;只有传统的,才是现代的;只有经典的,才是永恒的。

刘舰平对汉语、对诗文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,这种热爱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。在他的作品中,你读不到眼疾给他的打击,也看不到创作的艰难。然而,正因为他应对命运挑战的这种平静、淡然甚至默默微笑的表情,才更加显出他的刚毅、顽强,才更真实地诠释他“为了文学而生,可以藐视一切”的信条。“任你风吹浪打,我自闲庭信步”的从容,是需要足够的勇气、底气 and 牛气的。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,震撼会更加强烈。

文学的魅力无可抗拒地吸引着刘舰平,刘舰平的魅力同样感染着文学。其作品和精神辐射出来的能量,让我更多地享受到了汉语的妙不可言;让我更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宁静、温暖和阳光;让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人要活下去,就应该是一直微笑的。

我读浦子的小说

□张学昕

么多年,很多作家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,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主义写法。浦子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路数,清楚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进行叙述,因此,三部长篇,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竭的勇气。显然,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是一种被改造了的自然主义,它那丰富、丰满、自由、奔放的文体风貌,依赖一种直觉的、本然的东西支撑着,而没有某种概念、某种写法的生硬植入,而且,他对道德的、伦理的东西都不做主体主观的判断。其中,真实的生命的状态、人性的形态,也都是以一种粗略的、原生的状态。事实上,一个作家把人物、故事打磨到精确的程度不一定就能够带来真实。当然,我们从小说学、叙事学、美学的角度,会对浦子提出更高的要求,但在这里,我觉得对于浦子的写作还是应该有更高的期待。

浦子小说的结构需要再加强一下,叙述语言也需要处理好。我始终觉得,小说是叙事文学,一定要精致,它要具有诗性,掌握叙述主体、叙述人等叙事技巧,只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,小说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。

浦子对整个社会生活是宽容的,持一种宽容的、开放的姿态,所以,他自己文本的叙述是打开的,视界是张开的。浦子的叙事形态是非常独特的,我们对它应该有更高的期待。如果在文本形态上,在小说的结构上,控制上进一步提升,让写作主体的力量在叙事中更加强大起来,浦子可能走得更远,写得更好。

“王庄”:当代乡村书写的新开拓

□周保欣

浦子耗时16年,最终推出百余万字的“王庄三部曲”(《龙窟》《独山》与《火中》)。对一个作家而言,16年,如此漫长的时间,不仅在心理上是个折磨和煎熬,创作上恐怕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。因为,即便再具有稳定性的作家,也不可能16年维持不变;如果说这个作家本身在变,那么,16年后当他的小说观念、价值观念、生活态度、修辞技术、语言习惯等发生改变之后,创作如何与前面保持连贯?这就是比较突出的问题。正是如此,现代以来,很多作家类似“三部曲”、“四部曲”之类的创作宏愿,往往最后都成为“烂尾”工程,有头无尾,或虎头蛇尾。

这样来看,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是成功的。虽然三部作品处理的时代背景、人物命运各有不同,甚至作家的叙事控制和语言风格(前期飞扬恣肆,后期坚毅沉实)皆有变化,但总体而言,三部作品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,由此可见浦子建构、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是很突出的。小说以虚拟的浙东山海县“王庄”为叙事场域,以百年历史、百位人物、百万文字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气度,呈现了历史大舞台上王庄几代人的命运变迁。作为一部有百年历史跨度的长篇小说,浦子的“三部曲”涉及无数大时代和著名历史事件。但浦子的立意显然不在于为历史张目,去勾画王庄的宏大历史叙事,而是在历史与势的鲸波激荡之中,紧紧抓住“人”的问题,以此窥探“王庄”的人性与人心的问题。小说塑造了近百位人物,虽各有主次,然这近百位人物,亦可谓各具个性,各具面目,这使得“王庄三部曲”具备了强烈的“写人学”的特质和优秀小说必须具备的“心史”的气质。当然,作家的立足点亦不尽然全在于写出抽象的“人”。浦子的勉力所为,却是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命运中去审视人的命运。按照浦子的说法,他的小说就是试图从所塑造的近百个人物的脸谱中,去寻找“生存或毁灭”——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发展的秘诀。正是如此,“王庄三部曲”事实上是在一个“人与历史”的辩证关系结构中,去由人而观历史,由历史而观人,由此而获得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审美内蕴,小说甫一出版,即被批评家们称为“浙东人的精神图像和中国历史的生死场”,由此而在批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

作为浙江作家,我以为浦子“三部曲”对浙江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,即在于它是为数不多的



以村落、家族为叙写对象的小说。尽管当代中国并不缺少家族小说或者说“乡村志”一类的小说,甚至这类小说还有过多、过滥之嫌,但从浙江的情况来看,家族、乡村小说却如凤毛麟角,更谈不上有什么宏大、坚实、厚重之作。这里面的原因,可能与历史上浙江并没有经历过西周时期的分封制,因此,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封建宗法价值体系、伦理思想、生活形态等,在浙江并无扎实的根基。且浙江地形地貌复杂,不似北方平原地区,容易形成大的村落,乡村社会的发育本就不如北方,浙江作家确实不如北方作家愿意写乡村、写家族,也缺少北方作家那种胸纳百年的历史气度和宏观把握能力。这一点,实际上也是近些年浙江作家很难成为当代文学主流,难与陕西、河南、山东,甚至是河北、山西这些传统中原地区相比肩的重要原因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,我说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是浙江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。

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有着马尔克斯式的恢弘气势和魔幻色彩。特别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《龙窟》,就有很多神秘主义色彩在里面,比如小说一开始,大雪漫天,后来被称为“王世民”的

小说主人公倒在翠花嫂的门外,以及翠花嫂对王世民的救治等,一系列的描写都充满着原始的、神秘的生命崇拜的意味。不过,我感兴趣的并非这部小说的魔幻色彩,我认为浦子“王庄三部曲”最大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,它呈现的是与我们固有的阅读经验不一样的乡村,不一样的历史。至少到目前为止,我们所看到的文学乡村描述,多是建构在中原北方文化图景与历史想象上的,何曾见到过山海相连、充满鸿蒙大荒之气的“浙东”的文学乡村?“王庄”从生活场景、自然风貌,从人物面貌、精神体系、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,都与我们习见的乡村是不一样的。因此,在“乡村”的原型上,可以说“王庄三部曲”本身就是对中国当代乡村文学的一种有效的丰富和补充。况且,在价值基础上,北方的乡村叙写往往很难摆脱儒学意识形态的检讨与批判等问题,而浦子所虚构的“王庄”,这片土地上却诞生过王阳明、黄宗羲,氤氲着南方特有的“经世济时”的务实的生活态度和南宋以来新儒学的精神气脉。这种务实态度和新儒学的精神气脉,有着与中原生活和传统儒学不一样的文化命理,当它构成了浙东乡村生活的精神元素,成为作家浦子审视历史、把握人物与人类命运的一种潜在的尺度之时,实际上,浦子笔下的“王庄”,已然与北方作家所叙写的乡村具有不一样的禀性、气质和神韵。因此说,浦子的“王庄三部曲”其实也是具有中国当代文学的突破意义的。特别是浦子把小说的时间设置在清末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这个特殊的历史拐点,无形当中,作家就以“小说年代学”的方法,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视野。而这种视野,与我们习见的启蒙叙事在义理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。一方面,浦子把要思考的历史、文化和生命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当中,以大历史的智慧烛照小历史,而不是像许多作家那样以现成的观念套解历史与生活;另一方面,浦子更愿意返回到粗犷、野性、原始、暗昧的民间生活中,“礼失求诸野”,在那里找到生命的力与价值。清明理性与原始含混,在浦子的小说中呈现出胶着、辩证与张力,给浦子的小说带来摇曳多姿的复杂性或多面性。以浦子“王庄三部曲”所达到的思想水准来看,浦子确实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优秀作家。